

2022年5月12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石会娟 技术编辑 崔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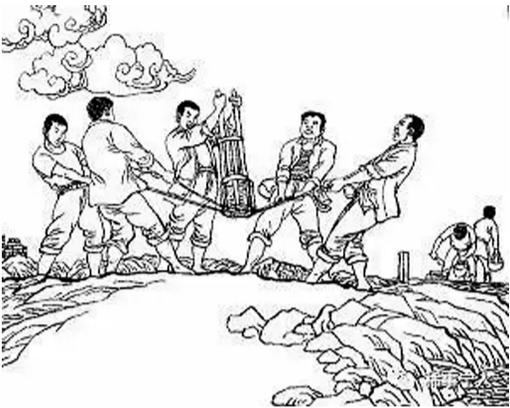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

老行当

砸夯号子

■王贵新



干,号子舒缓,夯体慢移,身体微微冒汗。夯窝砸得深,工程质量高。

中速号子——夯号是：“(起)同志们加把劲吆呵——(众)嗨吆乎嗨吆(声调上扬)”“夯夯往西排呀呵——嗨吆乎嗨吆(声调下降)”。伴随着号子音落,众人弯腰抬夯,举过双肩砸向灰土。石夯行进速度较快,大家稍感吃力,浑身出汗。号子催人奋进,劳动效率提高。

快速号子——如夯体较小,或需要赶工程争速度时,快捷号子是必不可少的。

“伙计们动手哇!”号令下,大家迅速围拢石夯。

只听得号夯人猛喝一声:

“嗯——”众人齐动手忙抬夯“啊——”

“(起)哎吆——”(众)啊——”

“(起)哎了吆呵——”(众)哎了吆呵——”

“(起)哎了吆呵——”(众)啊——”

“嗯——啊”和鸣,夯起夯落。一组号子下来,

四五夯落地,砸出一二米开外了。夯号此起彼伏,节奏类似戏曲里的“流水”快板。当然,这样的行进速度不能持续太长,不一会大家就汗流浹背,腰酸腿软,或换班,或休息。

砸夯的要诀是整齐划一,步调一致。即众人一把号,合唱一个调,不能出杂音,奔向总目标。沟槽夯夯砸实,垫土层层长高,直至与屋心持平。而后座碱(房子底座挑槽砌砖)垒墙,上梁铺檩,挂泥起房。

地基现场往往插面小红旗,以示红火吉祥。主家摆放桌凳,准备香烟、茶架,条件好的还有戏匣子(收音机)助阵。家庭主妇忙里忙外,邻居亲朋喊来帮忙,粗茶淡饭,炊烟缭绕。周围不时有商贩驻足,行人围观,孩子玩耍,鸡鸣狗叫。一时工地夯号声,买卖吆喝声,孩子们的打闹声,收音机里广播声交织在一起,人声喧哗,好不热闹。

岁月如梭。

如今,电夯来了,燃气通了,路面宽了。于是,土房倒了,夯号没了。

沧州老俗话

留住乡音

探寻一地的文化,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倾听唇齿之间最鲜活的乡音。沧州方言中,俗语非常丰富,而且言简意赅、风趣诙谐——“这孩子真冲实,不像咱家的,忒腼皮”“甭说了,你就不想扯引子喝酒嘛”……几句沧州老俗话总能让我们听出代代相传的乡情。

现在,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些俗话了。微信公众号“芦家园村史馆”推出了“老俗话”栏目,每期介绍一个沧州老俗话,目前已经推送了100多条了。

从今天开始,“大运河”栏目每期给大家推介一个沧州俗语,咱们一起来品品沧州老话中的独特味道。同时,我们也热忱地向广大热心读者征集生活中口口相传、耳熟能详的沧州老俗话。您不知道字怎么写,不知道这个俗语的出处,没有关系。告诉我们,让我们一起记录、一起讨论。

联系电话:3155771

——编者

杵窝子

沧州话里指怕见生人,见了生人就害羞,不善于和熟人以外的人打交道。也有窝里横的意思,在家里滔滔不绝,敢说敢做,可一和外人接触就紧张。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若无闲事挂心头:沧州人说某人说话粘,没完没了的,如果在家里,就说“这人屁股沉,那话儿没头儿”。要是在室外,就说此人“话跟拿棍子挫出来的似的,没完没散”。要是说谁磨蹭,叫大家等待,则说“他拉不出窝子来”。

王吉仓:我们叫“拉不出栏来”。也有时指能力不行,或怩头,上不了台面。

沧海一粟:我们说“处囊子”,怯懦,腼腆。

若无闲事挂心头:我们这里叫“死硬皮”,支支动动,拨拨转转。慢三拍,没有主观能动性,没眼拉力。

老兵李:处窝子,可以说是愚笨窝囊,但侧重在怕见人,不会交际。

吕游:也有说性格内向的意思。比如,这孩子天生处窝子,见了人就躲一边儿去了。

海客:杵窝子,就是只栈在自己的小窝里,不敢走出去,形容人胆怯腼腆。杵,挺大个子,往那一杵,嘛也不干。

王吉仓:处窝子,杵窝子,憊窝子,怩窝子,通用。

刘之龙:我们这儿就说“杵子”,有时还加上个“傻”字。



沧州风物

营盘

■白世国

南皮县冯家口曾是著名的运河码头,有大小渡口,交通便利,商贸繁华。运河在村南拐了个“几”字大弯,弯里有上百亩土地。清光绪元年,准军乐字营驻扎于弯内扼守运河,当地人称之为营盘。

民国时期,营盘依然有驻军。有位张姓驻军营长在镇上购买了房产,安置两位小妾。张营长在镇上常住,很少去军营,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。张营长在镇上有位朋友,朋友的父亲去世,张营长带手下下来送葬,浩浩荡荡的官兵队伍轰动乡里。张营长的小妾去世,葬在营盘大门附近。

那时期,冯家口有粮店、大车店、银号、中药铺、杂货铺、包子铺、茶馆等铺面。傍晚,码头的泊船连成长队。卖各种吃食的小贩纷沓而至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军营的人常来镇上兑换军饷、采买生活用品。

运河为冯家口人创造了挣钱养家的机会,青壮年去码头装卸货物,领了工钱再去粮店,全家的饭食就有了着落。在小农经济的社会,这是令人向往的生活。

百姓平静的生活被枪炮声打破。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军南下占领青县、沧县,继续追击败退的国民党部队。这天深夜,国民党部队在冯家口一带组织反攻,收复部分失地。但最终因实力不敌,久战疲惫,南撤而去。

有位营长率领残部沿运河撤退,误入“几”字湾营盘地带。追击而来的日军架起机枪封锁出口。抗日官兵英勇奋战,弹尽粮绝,除少数人泅水渡河逃生外,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,无一降敌。枪炮声停息,硝烟散去,百姓含泪埋

葬了抗战勇士。

哪里有侵略,哪里就有反抗。八路军游击队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敌人。有一天,车站炮楼的两个日本兵来冯家口大集采买,几名游击队员装扮成赶集的农民悄悄凑过去,突然掏出手枪射击,击毙了日兵。日军闻讯赶来搜寻,游击队员已安然撤退。

冯家口有不少人在铁路站谋生,八路军游击队常在夜间组织这些人去破坏铁路。大家都是熟手,摸黑破拆,把道轨抬到营盘沉入运河水中。白天,日军逼迫民工重新铺设道轨,大家消极怠工。日军调来一辆铁甲车,夜间巡逻,探照灯能照出几里远。游击队员采取敌来我走、敌去我来的战术继续破坏铁路运输。

抗战胜利后,沧县捷地水性出众的人撑船来冯家口,摸清铁轨的位置,把铁轨打捞上岸。

冯家口的老人依稀记得,营盘入口有座影壁墙,弯内沿河种有筐箩柳,一丛丛的,挤挤挨挨,特别旺盛。人们在营盘耕种,发现有白灰抹缝的青砖房基,那是军营遗迹。农民在地里还耕出过累累白骨,那是抗战官兵遗骸。

岁月流转。而今的冯家口营盘种满了白杨,粗壮挺拔,直耸云霄,正如抗日勇士不屈的形象。河岸两侧的堤顶路宽敞、平坦,通向辽阔的远方。

